报眉广告 139 307 58 496
为扩大生产，现河北冀美林泡塑制品有限公司招聘以下职位：
•车间维修工、电工各两名，操作工数名：45周岁以下，身体健康，吃苦耐劳，有专业技术补贴，月薪5000—8000元。
•办公室文员及会计数名，要求年满18周岁，熟悉办公软件，每月四天公休，月薪3000—6000元。
•普车司机数名：4.2米的平板货车或加长油三轮，工资10000—30000元。•门卫两名：60岁以下，身体健康，能活应夜班工作。
公司有食堂宿舍，地理位置优越，待遇优厚，每月都有福利待遇，工作优秀者可升职加薪。地理位置：河北省沧州市张官屯工业园区 电话：15720487345(微信同步)

每年，众多的年轻人为了一个体制内的职位，奔波在百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的国家公务员考试、四级联考及各类遴选考试之间。考试过关并最终获得录用者被称为——

“上岸”

本报记者 张 丹

11月13日晚上，杨晓涵和同事5个人在市区永济路的一家餐馆，又聚了一次餐。

杨晓涵从参加工作到现在两年的时间，部门的每次聚餐都选在这。

只是这次，是为了给杨晓涵送行。

杨晓涵成了人们眼中幸运的一个——考上了任丘市的公务员，并且是“一战上岸”。

资料片

裁员让她没了安全感

今年25岁的杨晓涵，文静漂亮，是父母眼里的乖乖女。

两年前，她从辽宁省的一所本科院校毕业，来到沧州一家私企工作。

选择在沧州工作，杨晓涵说，是因为离家不近也不远，免了家长的很多唠叨。

杨晓涵的家在任丘市，父母都在当地的石油行业工作，她是家里的独生女，生活一直顺风顺水。

杨晓涵大学没毕业时，母亲就经常嘱咐她大四准备公务员考试。

母亲总是说，考上公务员的好处有很多：工作稳定、受人尊敬，尤其对于女孩子来说，有了体制内的身份还能找个好婆家。

杨晓涵不愿意听母亲这些所谓“女孩子”理论，她也不想像父母一样，一辈子在一个小城里做一份工作。她的规划是本科毕业考研，将来去更大的城市，拥有更好的发展平台。

在沧州这家私企工作的过程中，杨晓涵一直没放弃学习，准备考研究生。

经历过一次考研的失败后，她觉出考研究生的不容易，再加上工作的压力，考研的念头也逐渐被放弃。

可母亲“考公务员”的催促从来没有放弃过。

不仅仅是母亲，就连她的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，春节的时候也会不停地对她说，女孩子还是要有个稳定的工作比较好。

杨晓涵真正开始动心思考公务员，是在今年疫情期间。

那段时间，因为没上班，杨晓涵收入减少了很多，而她有一个同学是公务员，工资是正常发放的。

等到4月份复工上班时，她所在的部门开始裁员，虽然5个人的部门只裁掉了一个人，但杨晓涵的心里开始打鼓。

这样的工作让杨晓涵没有了安全感，她开始为自己的将来打算，也动了考公务员的心思。

“上道”

杨晓涵利用休息时间买了考公务员的书，但因为自律性不强，她始终觉得学不进去。

7月初的一天晚上，刷手机时，杨晓涵发现了沧州一个公考培训班的公众号。

跟着公众号的视频学习了几天，她决定破釜沉舟、报班公考。

当天晚上，她告诉妈妈说，要报公考培训班，需要3万元。

几十秒的时间，3万元的微信转账就到了。妈妈在电话那边高兴地说，闺女终于开始“上道”了。

妈妈的这一连串反应，让杨晓涵有点哭笑不得。

为了这次培训，杨晓涵跟单位请了长假，想“破釜沉舟”一次。

杨晓涵是第一次上这样的培训班，一天10到11个小时的学习强度，曾经一度压得她喘不过气来。

有的时候压力太大，她靠偷偷哭和吃东西来释放压力。

为了弄清楚不懂的问题，向来内向胆小的她，逼着自己在全班同学面前大声提问。

她觉得，如果不提问，可能就会考不过去，无论如何，她都得把不懂的问题搞懂了。

20多天的培训时间，杨晓涵觉得对于培训班里的每一个同学来说，都是“上岸”前的一次“深潜”。

教室的桌子上摆着咖啡、零食，甚至还摆着一些刻着“金榜题名”的吉祥物。

她听有的同学说，为了能顺利“上岸”，家人还会在考前特意回乡祭祖、求神拜佛。

杨晓涵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最终她以排名报考职位第二名的成绩，顺利“上岸”。

“没有正式工作，对不起女友”

张晨今年26岁，沧州本地人，父母都在交通部门工作。

从小的耳濡目染，让张晨并不抵触“公考”，虽然他自己也分不清楚，到底是为了父母考还是为了自己考。

张晨的备考，是从2017年开始的。2018那年首次“出战”，张晨以很小的差距，没能进入面试。初出校园的他，没太把这次考试和结果当回事。

在企业短暂工作一段时间后，2018年下半年，他通过辅助人员招聘的考试，考入了沧县一家行政单位。

张晨说，这也算扒上了体制的“边”。

可辅助人员跟正式编制人员的待遇差距，又让张晨充满了不甘心。

张晨还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入体制内，改变身份，改变待遇，也在未来岳父母面前“提提气”。

张晨和女朋友是大学同学。他的女朋友家是山东的，目前在外地上研究生，已经决定毕业后来沧州。

两个人能在一起，是两个人坚持了许久，才得到了双方父母同意的。

张晨的父母已经准备好婚房，计划让他们明年结婚。

只是现在辅助人员的身份和待遇，让张晨觉得有点对不起自己的女朋友。

作为一个男人，他想给女朋友一个更好的未来，也想给未来岳父母一个交代，让两位老人觉得，女儿嫁过来，能有一个温暖的家和稳定踏实的未来。

张晨觉得，考入体制内，这一切就都解决了。

今年经过培训班的学习，张晨顺利进入面试，只是因为报考岗位只录用1个人，张晨还是以微小的差距被刷了下来。

那几天，张晨搬出了父母家，自己住到一个房子里，想安静一下。

都说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，可张晨还是没控制住自己，哭了：以他目前的收入，他自己一个人生活都困难，怎么给女朋友稳定、踏实的日子。

消沉、纠结了几天之后，张晨还是重新振作起来：几次考试，算是一次比一次有进步，“没准再坚持一下，就成功了呢。”张晨这样给自己打气。

张晨的公考路还在继续，如今拿起公考书，张晨的心里再没有了初次备考的轻松。

公考，对于他，已经不仅仅是一次考入体制内的考试，还有重重的责任，他盼望着自己成功“上岸”的那一天。

大哭之后，他们回来了

王玲32岁，在“考编”队伍里，她属于“广撒网”的那一种，也属于学习很认真的那类人。

报考时，她总有一种年龄带来的焦虑感。她说，她年龄大、已婚、已育，留给她考“正式工作”的时间不多了。她无论如何，要为自己、为孩子的将来努力搏一把。

王玲是3年前回的沧州，在回沧州前，她是一名执着的“北漂”。

虽然大学毕业时，她的父母跟大多数父母一样，劝她考公务员，但在小城市生活多年的她，太瞧不上小城市了。她要到大城市去长见识、长阅历，她的梦是留在大城市。

“当时的我天真地以为，到了大城市以后，日子会跟汽水一样甜。”王玲说。

从24岁到28岁，王玲在北京打拼了整整4年。临到结婚时，很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：虽然自己和爱人都是独生子女，但双方父母都是工薪阶层，根本凑不出在北京买房的钱。

在北京，王玲和爱人都月薪过万，但交完房租、减去日常开销，攒下的那点钱对于买房子来说杯水车薪。

29岁那年，王玲结婚、怀孕，各种花销突然增大。巨大的经济压力让王玲感觉喘不过气，生理反应加上心理压力大，她经常莫名地发火、大哭。

婆婆和妈妈看着心疼，不停地劝说，回沧州多好，现成的120多平方米的房子都已经装修好，生了孩子双方父母都可以帮忙带，日常生活也互相有个照应。

真正触动王玲的，是妈妈的一句话：“光留在北京有什么用，生了孩子也没有个北京户口。”

大哭，纠结，思考了很久之后，在孩子没出生前，王玲和爱人最终回到沧州。

家里的老人高兴地给他俩一人包了个大红包接风，戏称他们的回归叫“奔暗投明”。

很快，王玲的爱人在家人的安排下进入一家国企工作。王玲生完孩子后，边带孩子边备考，省级公务员、国家级公务员、市区事业编、市区包括周边县里的教师考试，王玲都积极参加，她也想尽快把工作敲定。

和没结婚的考生比，王玲没有优势，不得不“努力拼一把”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历了两年多数次的失败，最终，王玲在今年下半年的教师招聘考试中，完成了自己的“上岸”。

如今，王玲的婆婆和妈妈俩人一人看一个月的孩子，王玲和爱人安心上班，下班回家就有热乎的饭菜。

王玲说，以前从没想象过自己的生活是这个样子。

错过了大城市的喧嚣、繁华，虽然她心有遗憾，但眼前的生活，让她懂得了什么叫其乐融融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名字均为化名）